

怀念先生

泓 致

怀念先生，即怀念周念先先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早春，阳光格外清晰。在湘南一所著名的师范大学一幢苏式建筑里，周念先老师正在给学生上唐宋文学课。他用自己独特的音质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地讲解，让历经磨难重获学习机会的莘莘学子倍加珍惜，犹如春雨滋润着干涸的心灵和嗷嗷待哺的思想，所有人浑身都散发出春天般的气息。这样的氛围深深打动着我，让我心生羡慕。从慕名到找寻，从窗外到教室，这便注定了我与周念先老师的师生缘分。

余自幼受家母诗词楹联书画影响，甚好文学。家母时常教导，“经师不名，学艺不高。”尽管大学学的是历史专业，对文学的追求和痴爱却从未放弃过。先生是中文系有希望的老师，文学功底深厚，为人谦和，颇有口碑。在师范，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先生是践行的典范。对好学的年青人更是喜欢有佳。先生为文从不保留，凡人求教，先生会视同自己的学生一样，倾囊相授，得到先生指点的人数不胜数，可谓桃李满天下。课余之时，我便时常向先生请教。一来二往，我们便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

先生治学严谨，更敢于“开新荒”，这在当时师专是有名的。社会各界在经历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漫长等待后，各项事业都迎来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春天。学校发展的春天也不例外。当时，各大高校也正百废待兴，师专中文系却只有十四五位老师，教学任务繁重。先生除教授写作学、唐宋诗词两门课程外，还兼任着刚创办的《衡阳师专学报》编审的重任，每晚十一点多钟前少有时间休息。但是对学生的作文批改却从不马虎，细致之处时刻流露出殷切之情。于是，我的习作有幸得到先生的鼓励和批改。

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之余，先生还潜心学术研究。特别是对梅溪词和船山诗词的研究，在一定范畴内，所做工作皆具有开创性。其实，先生对宋词的研究比诗歌更爱好。他选取南宋著名婉约词人、“江南名士”史达祖的《梅溪词》为蓝本，对其百余首咏物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得到了国学大师唐圭璋的高度肯定。唐圭璋在《梅溪词选释》序中说，“念先同志刻苦钻研史词。匪伊朝夕，今选篇赏析，至觉精当。余读是书，以为颇有益于学者，故乐为之序。”而史达祖《梅溪词》不循苏辛途径，而

以北宋贺铸、周邦彦为依归。视姜夔词为浓丽，视吴文英词为疏朗，妥贴轻圆，自树一帜。研究难度之大，在学界少有人涉足。先生是咬定青松不放松，敢克难关。在学界，此举是对梅溪词研究的开拓。

此后，先生又全身心投入到衡阳本土文化名人的探索中，对船山诗词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深入研究，开辟了师专及衡阳专门研究船山学的新领域，发表学术论文几十余篇，并多次参加船山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皆入编选集。特别令人敬仰的是，先生退休以后，不仅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更是老牛伏骥，志存高远，继续对船山诗词更多未开垦的领域进行新的探索，撰写了一批优秀论文，同时细心整理了自己多年来的研究笔记，在七十大寿前结集出版。给学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船山学诗词研究的重要文献。

先生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堪称我们学习的楷模，在教育教学上更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他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毕生精力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无论是作为一名教师，还是担任中文系主任，都时刻和学生在一起；无论是写作指导上，还是生活方面，对学生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他那和蔼

的笑容，独具性格的嗓音，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成为我工作之余对文学梦想追求的动力。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先生退休以后，还坚持不懈地到市老年大学、夕照明诗社进行讲课辅导，教学员写诗，帮助修改诗稿，出版诗词刊物。满腔的热情，抖擞的精神，堪比年轻人。先生严谨治学、诚恳待人、谦虚谨慎的作风，已然成为衡阳学界、文界学习的榜样。

由于身处机关，琐事繁杂，平常也少有时间与先生重拾旧话、追忆往事，仅在一些诗词活动的现场匆忙相见、简短问候。去年，余欲出版个人诗联文集，遂托人将书稿交给先生，请代作序。不过月余，先生便写好序稿。我拿到序稿便迫不及待展开拜读，诚恳接受老师的批评。不用说先生给予的鼓励让人感动，单就先生工工整整誊抄好的笔迹已让我内心盈满感激。此后，更听说先生当时因车祸造成腿伤在家休养，无法出门，怕影响书籍的出版，硬是卧床阅读完拙著，以最快的速度写了高品质的序文，更让我心生几分歉疚。

先生是一名老党员，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先生即使得病，也不让家人惊动亲朋好友，总是说：大家都

忙，不要为了我一个人，让大家放下工作。先生再次实现了自觉自爱，一生不麻烦别人的个性，困难之时故意遮拦，生怕打扰他人。但同时，当别人需要帮助时，他又不遗余力地给予。现在想来，先生对我浑然超越了一般的师生情谊，其高风亮节已然成为人生的一种精神常态。先生对拙著《极目千里》的点评——“宏治诗词楹联作品，语言雅洁精警，蕴含丰富，嵌字对联对仗工稳贴切自然……自然景物在诗中形象鲜明生动，给人以丰富的审美享受，颇有鉴赏价值。”着实让我受到莫大的鼓舞，但至高的评价却让我这“业余”的诗联爱好者难以担当。

余将大学时曾受先生指点的诗作《南岳观日出》选入拙著《极目千里》开篇——“昂首扣霄汉，牵牛望织机。喜今台上立，翘首待晨曦。”既是对上世纪八十年初始作诗的一个追溯，更是对先生的一种深情缅怀。记得先生为师为文时特别注重品德教育，时常教导学生饮水思源、作文先做人。如今先生已乘鹤西去，但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犹在身旁。特别是先生无论身处何境，一贯开朗的心境、身体力行的作风至今仍影响着我。

教师节之际，想起先生，一篇小文，一段怀念，一声祝福。先生，您一路走好!

诗两首

谢卜生

贺中国航母出海

郑和永乐下西洋，
九州雄风恩浩荡。
痛惜晚清国运衰，
匪夷肆虐犹猖狂。
英帝强施殖民化，
侵华倭寇绝人寰。
百年屈辱难回首，
待我航母斩凶顽。

观南海风云

亚太历来多乌云，
浩瀚大洋波汹涌。
帝国霸贪难填，
又掀遏华浪汹涌。
沉着应对捍主权，
双边协谈促和平。
叢尔几隅不足惧，
韬光养晦图复兴。

约会

李 杰

与春天有个约会
踏着轻舞的步伐
漫步在田间小道
轻踏着湿润的泥土
柔软而芳香
拂面吹来一阵暖暖的春风
是细雨
如沐春
与春天有个约会
轻牵着你的手
依偎在你的身旁
听细雨
轻打我心窗
是春意
扣心弦
与春天有个约会
把爱的种子播放在那里
那不只
是你
……

8月24日的雨

与8月23日的风

剑 君

—

这些激动几天几夜的雨
半夜三更就离开了床
在树叶间一个劲地缠绵
它们确实好久没来看鄯湖了
我理解它们失眠的心情

此时，我待在一间房子里
像待在一丘破裂的稻田一样
我知道我是那株勉强活着的禾苗
已经从39度的高烧里走出
突然有种里里外外的痛快

天空似乎失去昨天的漂亮
一同失去漂亮的还有夏季
和垂死挣扎的“秋老虎”
在透明的雨中
我发现了身体的可爱

二

8月23日的风
来自一片叶子
来自一根羽毛
来自我的一只手
它们十多岁的声音
比一个城市有磁性
比一个湘南更响亮
我在身体的味蕾上品尝到
我知道
它不是因为哪个男人
去红杏出墙
不是因为哪个女人
去背井离乡
它留在我味蕾上的那种味道
一半是冬天
一半是春天……

凯歌^①·中国共产党

孙文愿

前见莽龙缚，蛰罐卧平湖。昨惊滚滚钢龙，昂首骋天隅。今又嫦娥奔月，即刻南决北灌，稀罕景拙书。域外汉民詫：啥使故国殊？

风雨暗，社稷危，赤帜呼。三山摆倒，肌理中四害祛除。丹柯抚心辟路，安泰身贴黄土^②，能量未可估。全面小康境，党指亿民赴！

注：①“凯歌”，系词牌水调歌头之又名。取其字面意义的与词旨相谐。

②“丹柯”、“安泰”，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两位西方神话人物。这儿拈来暗喻中国共产党。

来水漂流夜

徐望杰

那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代，改革的春风刚刚拂去文革的硝烟。来河变得温柔了许多。两岸的黄花、杜鹃映衬着粼粼碧波，帆影轻舟穿梭于一江清流。晚上,月亮像一位鱼美人潜入浪底,裸露着晶莹的玉体,氤氲出一圈一圈的波纹,柔美而朦胧,常常跟岸上的火树银花媲美。

我们踏着月色从泗门洲的易城山村里出来，沿路观赏旖旎风光，笑着河里洗澡的月亮，万籁俱静，风轻云淡，心旷神怡。登上一架流放的竹排，顺流而下，像一朵云彩漂泊在山水间。

枕着悦耳的涛声，仰卧在凉风习习的竹排上，遥望苍穹，万里星河碧空如洗。身心沐浴在水样的月光里，忘却了一切俗念和烦忧，让人陶醉在“夜色微凉、清露如霜”的梦境里。

到达滩头村附近时，流放的竹排突然搁浅了。像一只断了线的大风箏匍匐在江面上。放排的汪先生使尽全身力气，撑呀、撬呀、推呀，拨弄很久仍然无济于事，竹排卡在河滩上一动也不动。

我们无奈地望月兴叹，不知所措。

这时候一艘小鱼船划了上来。船上的汉子撒开一张大网——网上悬挂着皎洁的月光，透明的浪花，还有活蹦乱跳的鱼，那景色比诗画还美丽。

小鱼船有意向我们搁浅的竹排靠拢。划船的汉子满头白发，一脸沧桑，看上去像个老人。浓眉下一副敦厚诚实的笑靥，目光里看不到半点虚伪和暗影。他憨笑着划着小船沿竹排周围绕了一圈，这里瞧瞧那里找找，帮助查找搁浅的原因。然后毫不犹豫地潜入水中向竹排底下游去，斑斑的银发在风浪里留下一条洁白的影子，点缀一汪清流。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排查、搏击、抗争，障碍物终于清除，搁浅的竹排又轻盈地流动。沉默的汉子没有说一句话，凭着一股真情的力量，让搁浅的竹排脱离了险滩。

他拖着疲倦饥饿的身躯回到自己的船上，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回报的要求，并且从船舱里拿出一瓶米酒，高兴地对我们呼喊：“哇—哇—哇……”嘶哑的声音在夜空回荡。

汉子原来是个哑巴，在他面前一切声音都失去了魅力，一切语言都显得苍白。

面对汉子无私无畏的帮助，汪先生和我非常感激，也很愧疚。竹排上没有任何能酬谢的东西。我俩内疚不安地恭立船前，挥动两手清风连连向汉子致谢!

汉子高高举起那只酒葫芦，豪爽地要和我们对饮。我闻到的不仅仅是清醇的酒香，隐隐听到“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回响。汉子是个哑巴，却从他的哇哇声中折射出一种善良的灵光。

汉子喝完自己带来的米酒，诡谲地笑着——用笑夸奖自己的酒量。然后继续撒开渔网，打捞来河万顷碧波，他的船舱里跳动鲜活的大鳊头、银鲢和金鲤，也盛满友谊和欢乐。

我们怀着感激之情开始新的漂流。

辨别时彼此用手势互致问候和祝福。绵绵情思，依依不舍。刚结交的友情又将变成远去的风景。汪先生掏出一包“五岭”牌香烟递给汉子，感谢他无私的帮助。他仅仅抽去一支香烟，用火柴点燃喜悦和憨笑——点亮心中一片明霞。

汉子像一朵山花，从不粉饰自己，任凭风雨鞭打、烈日暴晒，弃去的是浮尘和芜杂，留下的是清纯和亮丽。

夜幕下，那艘小船缓缓地划向远方，帆影下汉子再一次挥手向我们告别。

远远地望去，小鱼船仿佛抱着一个月亮，河里的月亮又抱着小船，轻轻摇曳在山河的梦魇里。流泻的清辉像无瑕的碧玉，染白一江浪花，染白一江涛声，化成夜的灵魂。



秋就这样深了！夜就这样深了！月就这样升起来了！
秋深了大地的色彩深了；夜深了我们的相思深了；月升了我们的牵挂升了。
秋深深成了收获的丰硕；夜深深沉了梦中的呢喃；月升升起了思乡的惆怅。
我们在圆月下仰望,空间中断了我们的视线,电波却串起了我们的呼吸。

秋月

文/图 曹正平

秋深得醉了；夜深得黑了；月升得圆了。
你看着深秋的太阳；我望着深夜的月亮。
你发出阳光暖人的光芒,我亮起了月光落寞的平淡。
你把心做成盆,你用情柔为水,我一跃而下落人你的盆中,融入你的水中。

从此你不在单调！
从此我不再落寞！
我在你心里！
你在我情里！

历史的寻呼机

徐文伟

时空距离的年代，时时处处可以找到和被找到，生活、工作效率得到了大大提升。那年头在街上，一个人腰间的摩托罗拉牌寻呼机看起来有些陈旧，有如古董，也不知以前用了多久而搁置在这，抑或是坏了，终不得而知。无孔不入的微粒尘埃穿透了看似密不透风的抽屉，潜伏到寻呼机周遭，凸显出一段早已尘封了的历史。

对于二十一世纪出生的小朋友们，除非家人相告，在脑海里断然不知这等玩意。虽说是这等“玩艺”，言辞中或许不乏轻视之意，但在那个通讯业还不发达的岁月“信息盲区”，能拥有一部传呼机成为当时很多人的一大心愿，甚至可以说是梦想。

传呼机，某一日也成了我的生活“秘书”，是我曾经的快乐曾经的忧愁，可谓爱恨交加。

当然，快乐是主弦。就是这个小小的寻呼机，把我们带入了没有

所限。想必免不了又被这位传呼者心里或嘴上痛骂了一顿了。

还有一个心痛的主调是传呼机滋生出的有关费用。一部传呼机的价格千多两千是常事，记得刚开通时，又要入网费，汉字机和数字机每月缴费更是大相径庭。在我的印象中，公用电话亭短途呼个机是一元钱，呼机方式有人工台和自动台两种，回个呼机，收费价格就要看时间的长短老板的红黑了。直到后来市场竞争的激烈，传呼机才免费入网，相关服务费也降低了许多。

社会永是发展的，随着手机后来的抢滩与普及，传呼机因其自身的局限性被“改朝换代”终究是迟早难免之事。诚如“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诗中描述的那种优美意境一样，提供过传讯服务的传呼机的退出即使在通讯业日益发达的今天，至少说明了它是通讯业发展一个不可多得的节点，因为人们所记忆、所怀念。